

李达将军营救美军飞行员(中) ◆ 谢武申

那是1944年立秋之后的一天,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将军接到第四军分区的报告:有一巨型飞机在山西省平顺县境内山区坠毁,飞行员跳伞,其中两名落到一个村子里:是高个儿、大鼻子、蓝眼睛,看样子是美国人。

李达放下电话,把太行军区司令部通信队队长何雨农找到办公室,交代说:“有一架美国盟军飞机在平顺县坠毁了,飞行员跳了伞。你带上骑兵排,再带上几名医务人员,到平顺石城西边的榔树园,把飞行员接到军区司令部来。记住,一定要快,要赶在日军出动之前把他们全部营救出来,一定不要让日军把他们抢去!现在来不及找翻译了,你把英汉对照的会话本带上。”

这种会话本,是李达得知美军派出援华航空队时,就指示司令部编印的,准备遇到在太行山上空跳伞的盟军飞行员时,可以克服语言障碍,及时救援他们。因为日军对轰炸他们战略后方的美军飞行员恨之人骨,只要发现有被他们的飞机击落的美军飞机,就不遗余力地搜捕美军飞行员,抢夺飞机残骸。飞行员一旦落入日军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何雨农率骑兵排连夜赶路,于拂晓赶到了榔树园,在第四军分区负责同志的陪同下,在老乡家里见到了两名美军飞行员:一名上尉和一名中尉。

两名飞行员见到何雨农带了骑兵,顿时有些疑虑。何雨农主动上前和他们握手。他们看到友好的表示,便迎上来用英语讲话,见何雨农听不懂,便取出随身携带的英汉对照的会话本(这是美军编印的)。何雨农恰好带了地图。于是,他们就用两种会话本和地图“对话”。

飞行员终于明白,他们是降落在八路军太行军区的地域内,因为这里是敌后根据地,附近的黎城、平顺、潞城等几个县城都驻有日军,而且在一日内均可到达。何雨农说,他是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将军派来的,任务是接



■ 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前左)与飞虎队飞行员合影 高帆摄

他们到司令部去,以确保他们的安全。飞行员说,他们机组一共有九个人,现在还有七人下落不明,希望协助营救,然后一同去见李达将军。

何雨农和骑兵排的同志们顾不上打个盹儿,就请民兵们带路,钻进了山谷,于当天上午找到了包括少校机长在内的五名飞行员。至傍晚,又找到两名。其中一名的降落伞挂在树上,人被悬挂在半空中。民兵们攀上悬崖,用吊绳把他系了下来。九名飞行员中,只有两名被树枝擦成轻伤。

这时,李达又给第四军分区打来电话,告知潞城、微子镇的日军已经向平顺方向行动,指示军分区派部队阻击日军,确保飞行员的安全,并立即护送他们向北转移,尽快赶到赤岸村(太行军区司令部驻地);同时也要设法把飞机残骸抢运到司令部,不能让日军抢去。

何雨农翻开地图,用会话本向少校机长说明了李达将军的指示。机长点点头,表示同意。骑兵排的战士们挑选出壮马,让飞行员们

骑。经过一天半的行军,安全到达了太行军区司令部——涉县赤岸村。

太行山上的联欢会

李达司令员和太行军区政委李雪峰、副政委黄镇等,热情地接待了美军飞行员,由太行军区生产部长张克威担任翻译。经他和飞行员们交谈,才知道他们在空中遇险的经过。他们驾驶B-29型轰炸机,从中国西南地区起飞,参加轰炸日本在鞍山的钢铁厂(即所谓“满铁”)和一些军事设施(一说是轰炸小丰满水电站)。他们完成作战任务返航时,被数架日军零式战斗机截击,B-29不幸被击中一个引擎。他们驾驶这架受伤的飞机航行到太行山上空,其他机件也发生故障,无法飞行,也无法迫降,机长不得不决定弃机跳伞。

李达司令员代表太行山军民,对他们帮助中国人民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自我牺牲精神,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慰问。之后,李司令员用电话向八路军总部报告了营救美国飞行员的经过。

黄镇则布置政治部的“先锋”剧团和飞行员一起开个联欢会。

一二九师生产部部长张克威找了几名助手,忙为飞行员们准备西餐,有火腿、鸡腿、黄油、果酱、面包和西红柿酒。

张克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流落到美国当华工的,依靠刻苦自修,考进美国的一所大学,学习畜牧专业,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回到祖国,参加了八路军。他是一二九师首屈一指的农业专家,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张博士”。他熟悉美国,和飞行员们谈得很融洽。他亲手做的西餐,是正宗的美国风味,飞行员们赞不绝口。(笔者1980年找到李达将军与飞行员的合影时,张克威已去世多年。而且,在我收集到的有关一二九师的照片中,也没有他的影子。更令人遗憾的是,他没有遗嘱。因之,这位最有可能记

住飞行员名字的老同志,什么也没留下)这时,有些参加接待同志不大理解,对李达说:“我们的物质条件这样差,为什么还要这样款待美国飞行员呢?美国不也是帝国主义吗?”

李达耐心地解释说:“现在中美是反法西斯的盟国,这些美国飞行员是与我们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友,对战友就该热情款待。至于将来怎么样,那是将来的事情。”

飞行员们非常喜欢张克威酿的西红柿酒,饮到半酣之时,对李达和黄镇说:“我们听说你们八路军的根据地只有巴掌那么大。但从我们降落的地方到这里,却足足走了一天半的时间。而且我们还看到了一片很大的开阔地,好像是一个秘密机场。如果我们预先知道这里有机场的话,就可以在这里迫降了。”

李达笑道:“那里叫长宁川,只是一片天然的开阔地,而不是机场。你们走过的路,还是我们太行军区一个军分区的一小部分。我们八路军一二九师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除了我们太行军区,还有太岳军区、冀南军区等几个军区,面积加起来,相当于你们美国几个州那么大。”

邓小平邀请飞虎队员到麻田做客

不久,李达接到八路军总部的通知:邓小平和总部首长邀请美军飞行员到麻田做客。于是,李达将军派张克威带队,为飞行员每人配备一匹马,踏上了去麻田的山路。

麻田,位于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东南,是八路军同日伪军作战的指挥中心。还在飞行员们到达之前,邓小平和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政治部副主任张际春等领导同志,就为他们准备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和丰盛的西餐。这些西餐,也是总部机关人员自己生产的。总部还为飞行员们举办了舞会,由机关和文工团的姑娘们伴奏。

苏州河,黎明来敲门

王唯铭



14.创立中西书院的林乐知
1882年,那是施约翰在梵王渡口将中国第一个准教会大学——圣约翰书院——开办后的第三年,相距苏州河仅一箭之地的昆山路这一带,中西书院赫然问世,中西书院的创始人便是一早来到上海的林乐知。

林乐知曾经如此说过,“人之所以为人者,学问而已矣!无学问者不得谓之人”,说法有些偏颇,甚至有些暴力,但也不失为一种观点。为达成自己的观点,林乐知在1881年,砸了自己饭碗——接连辞去上海方言馆教习、上海制造局翻译等职务——全力以赴地在法租界八仙桥创办了中西学堂第一分院,稍后,又在虹口吴淞路一边开设了中西学堂第二分院。接着,“西国劝捐,历四、五年”,于1882年,林乐知在苏州河的不远处,购买了今日上海昆山路一带的41亩土地,兴建校舍后,将原先中西学堂两个分院逐一迁入,另取名中西学院。

起名中西书院,林乐知自有其深刻用意。19世纪80年代,上海正由“暗锡岁月”逐渐进入“白银时代”,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相比之前已有所缓和,但中西交融的海派文化还没有产生。只说一个细节:租界上海早在新能源煤气灯照耀下闪闪发光,但1882年3月,上海道台大人刘瑞芬还发布了《禁用火油灯示》这个政府文告,文告称火油“最易引火”,用意似乎为避免可能的火灾。但其实,火油灯即煤油灯或洋油灯,道台刘瑞芬大概看着洋货便有一股咬牙切齿的愤怒。

精通文言文的林乐知读了这个公告没有?倘若读了,他定然明白,这个细节说明,此时此刻的中国来说,新文明的传播有着多么重要!因为它将给其时的中国人带来头脑、心灵和思想上的开敞,但新文明的传播,是也必须要以中西结合的方式为最佳,维新派的一代栋梁梁启超先生判定“中西并重”是全国上下一致认同、千古难变的“至言”,亮出中西学院这个招牌,可以看作林乐知对时代潮流的认同。1882年,中西书院设在后来的景林堂对

面,一幢白色外墙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建筑设计师的名字至今无从知晓。41亩的土地上,除中西书院的那幢白色建筑,还有林乐知的住宅,以及鸡舍、菜园和球场。周围不少住房则租给了以日本人为主的外侨,与塘沽路交界处的那部分,让给一所外国女子中学。贯通这些建筑的一条总弄堂由印度籍锡克族人把守,那便是老上海人嘴里的“红头阿三”了。

林乐知的《中西书院规条》中如此写道:“创立中西书院,专为栽培中国子弟起见,非敢希图虚名,实求实济。”

先说中西书院的课程。课程设置严格地按“中西并重”的这条原则,你可以说这是对中华文化的尊重,也可以说是林乐知先生的一种策略,通常来说,老师半天教授“中学”,另半天教授“西学”。“中学”内容在本质上与私塾并无多少差别,主要是讲解古文,作诗造句,写对联,学书法,熟读中华文化精髓的四书五经,虽说内容并不新鲜,却是中华民族精神气脉代代相承的从来根基。“西学”却是相当新鲜,学制为八年,且看这八年中,中西学院的学生如何安排他们的学习与学习内容:第一年,是认字写字(当然是西方文字)、浅解词句;第二年,是讲解各种浅书,练习文法、翻译字句;第三年,是数学启蒙、学习各国地图;第四年,是代数学、讲求格致;第五年,是考究天文、勾股法则;第六年,是化学、重学、微分、积分;第七年,是航海测量、万国公法;第八年,是富国策、天文测量,如此等等。

1882年开办,1911年迁往苏州,中西书院成为后来东吴大学的根基之一。30年间,书院为李鸿章、张之洞们那场光荣但却不能带来最终荣耀的洋务运动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从海关、总理衙门、北洋水师到工厂、新式学堂、对外贸易单位,到处闪烁着中西学院毕业生的身影。

1860年的夏日,从美国南方佐治亚州,经一路的九死一生,林乐知抵达了中国上海。他自己没有想到在这片土地上一待竟然是40多年,直到1907年去世在上海,也安葬在上海。在他去世之前,大清国赏给了他五品顶戴的官衔,某种意义上,大清国的顶层人物显然是有眼无珠了。

22.他的身体不停发抖

施韦卡特和亚维奇此时已走到房间外的过道上。施韦卡特说:“我还没见过比利本人,不知道他是否肯出来。你对刚才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有什么感觉?”亚维奇叹了一口气:“刚开始我不相信,现在则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的问题,但至少我不认为那是在做戏。”

留在房间里的人仔细地观察着比利,只见他的脸色逐渐发白,目光似乎缩了回去,双唇依然不停地蠕动,就好像在睡梦中呓语一般。突然间,他睁大了双眼。“上帝啊!”他大叫道,“我以为我已经死了!”他在椅子上扭动着身体。看到所有人都在盯着自己,便从椅子上跳起来,手脚着地爬到对面的角落,尽量远离那些人。他躲在两张椅子中间,身体缩成一团哭了起来。“我又做错了什么?”

科尼利亚用温柔但肯定的语气说:“你没做错什么!年轻人,没什么好害怕的。”他的身体不停地发抖,背使劲往墙上蹭,似乎想穿墙而过;前额的头发垂下来遮住了眼睛,但他并未拨开,只是从发间望着这些人。“你可能不知道,比利,这些人都是来帮助你的。现在你应该站起来,坐到那张椅子上和我们好好谈谈。”大家都很清楚,科尼利亚已经控制住了局面。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每一句话都正中要害,迫使对方做出反应。

比利起身坐到椅子上,膝盖神经质地不停晃动,身体也在发抖。“我还活着?”“比利,你活得好好的,而且我们知道你遇到了困难需要援助,你需要帮助,对吧?”他睁大眼睛,点点头。“比利,告诉我,那天你为什么用头去撞墙?”“我以为我已经死了,”他说,“我醒来发现自己被关在牢里。”

“在此之前,你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爬上学校的屋顶,因为我不想看到什么医生。兰开斯特心理健康中心的布朗医生无法治好我的病,我以为我已经跳楼了,为什么还没死呢?你们是谁?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我们是律师和医生,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医生?和你们谈话,爸爸会杀死我的!”“为什么?比利?”“他不让我告诉你们他做过的事。”科尼利亚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朱迪。

“他的继父,”朱迪解释道,“他母亲在6年前就和卡尔莫离婚了。”比利看着她,一脸不相信的模样。“离婚?6年前?”他摸摸自己的脸,想确认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怎么可能?”“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讨论,比利,”科尼利亚说,“有很多缺失的记忆需要拼凑起来。”

他急切地望着四周。“我怎么会到这儿来?发生了什么事?”他开始哭泣,全身前后摇晃着。“比利,我知道你现在已经很累了,”科尼利亚说,“你可以回去休息了。”比利突然停止了哭泣,脸上现出警觉而又迷茫的神情,用手摸了摸脸上的泪水,皱起了眉头。

“这儿出了什么事?那个人是谁?我听见有人在哭,但不知道哭声来自哪里。天哪!不管他是谁,但我知道他想要去撞墙,他到底是谁?”“那个人是比利,”科尼利亚说,“名副其实的比利,你是谁?”“我不知道比利获准出现了,没人告诉过我。我是汤姆。”

施韦卡特和亚维奇被允许回到房内,汤姆也被介绍给大家。问过一些问题后,他又退下去了。亚维奇听到他们不在场时发生的事情,使劲地摇摇头,一切都太异乎寻常了,比利就好像被神灵或恶魔控制了一般。他告诉施韦卡特和朱迪:“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我同意你们的看法,看起来他不是装的。”只有哈丁医生未表示任何意见,他说需要再思考一下今天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明天再把意见告诉弗洛尔法官。

曾带着汤姆上楼的希尔医生并不知道比利的病状,只知道有许多医生和律师到这儿来看望他的病人。比利是个善变的年轻人,能创作非常好的作品。过了几天,希尔经过牢房时看见比利正在作画。透过栅栏,他看到比利的线条非常孩子气,上面还写了一些字。

一名警卫走过来笑着说:“我两岁的孩子都比这个强奸犯画得好。”“别打扰他!”希尔说。警卫端着一只盛满了水的杯子,将水泼进去弄湿了画。“你干什么?”希尔说道,“哪根筋不对了?”泼水的警卫看到比利的脸色,倒退了几步。比利露出凶相,似乎在寻找可以扔的东西。突然间,比利从墙上抓起脸盆朝栅栏扔去,摔碎了脸盆。

二十四个比利



(美) 丹尼尔·凯斯